

## 以学习夯实人生

曾令超《人生跋涉》赏析

陈明

曾令超《人生跋涉》一书以细腻之笔融,生动精彩地描述了他一生的学习之旅。他从朦胧的童年时期就喜爱听故事,只要一有故事,他就乖乖的。他在小学跌断手,躺在家里养伤,还拿着课本自学。上中学时,尽管要跟父亲挑柴去三四公里外的街头卖,回家已累得身体垮了架,但仍坚持熬夜苦读,即使头发被灯火烧焦了。没有书读,他就去几公里外的老师家借书,尽管是酷暑,但有了书什么都忘了。受“极左”的影响,学校把好书当成所谓“封、资、修”的“黑书”锁在书库里,一个管理图书的好心老师大胆放他进去,他如饿牛见青草般贪婪啃读。在中学教学中,学校图书馆成了他的美味天堂,一有时间他就浸泡进去。在法院工作,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法律书籍。受伤失明,不能阅读了,他靠听收音机广播自学,还借助妻子明亮的眼睛为他朗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上百部。后来,他就听有声电子图书,尽管听得头痛脑胀,只是擦点清凉油;尽管被多种疾病困扰,他仍然夜以继日,长年不断读书,现在年迈了还坚持不懈,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书是曾令超的食粮。他毕生离不开书,毕生放弃不了读书。曾令超把读书当成一种愉快的享受,所以他的灵魂受到洗礼,美好晶莹;意志得到陶冶,坚不可摧;情操得到提炼,纯洁真诚;理想得到放

飞,高远辽阔;知识得到累积,流聚成湖;思想得到升华,耸入云天。

曾令超的人生根基是深厚的、坚实的、鲜艳的,如一棵斑痕累累的树扎根在富饶的土地上,心灵充满着阳光,盛满着爱意,装满着追求。在失明坠入绝望的泥潭中,他没颓废、没悲观、没厌世、没气馁、没迷茫、没沉沦。他战胜了逆境,走出了黑暗,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佳作出版一部又一部。这就是曾令超从读书中所获得的巨大力量,也是他这部《人生跋涉》所表现的价值。

## ◆暇观亭书话

## 书痴朱自清

李小梅



朱自清

料。他一生不仅写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散文,而且还有丰富的文学理论著述,这是与他坚持做笔记、勤奋读书分不开的。他写的《语言志辨》等著作,不仅见解精辟透彻,其论据之丰富也很令人吃惊。他这种手脑并用的读书方法,连同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曾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尊重与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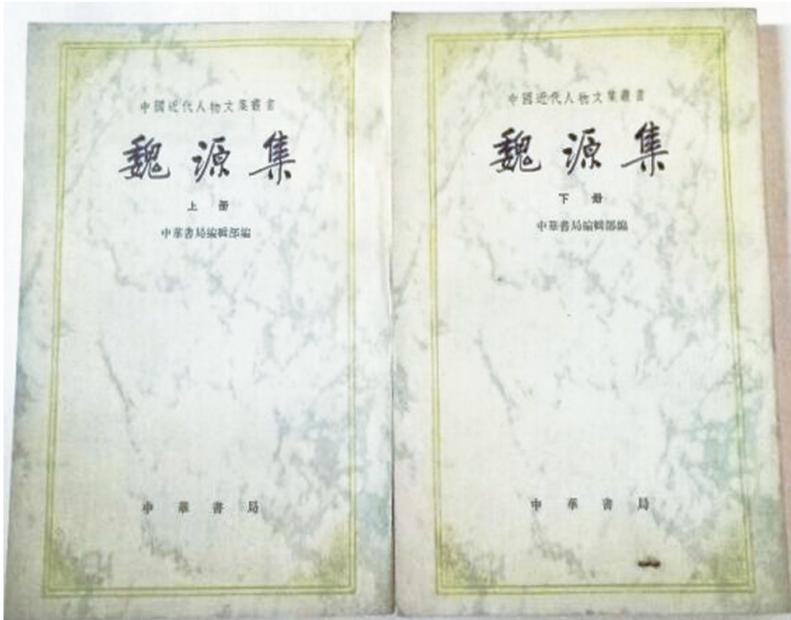
在读书方法上,朱自清主张通读,强调“读”的功夫。在《论朗读》一文中,他推崇清人姚鼐“放声疾读,久之自悟”和曾国藩“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大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的观点。读古文如此,读白话文也是;诗词需要吟诵,经典著作也需要反复熟读。对此,他说:“经典给人知识,教给人怎样做人,其中有许多语言的、历史的、修养的课题,有许多注解,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读上百遍,也未必能够处处贯通,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

朱自清读书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不怕得罪人,在同事之间一向为别人考虑。他辞去清华图书馆馆长之前,特地把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掉,以免给后任带来麻烦。据传说,当时清华学生“不拿他这个图书馆馆长当回事儿”,一位学生因在图书馆找不到所要借的书,竟将电话打到朱自清家里,让他到图书馆帮着找,想不到朱自清还真答应了他。他的认真劲还体现在教学上,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照常讲授、考试。

朱自清一生勤奋写作,留下著述近30种,200余万字,主要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文艺论集《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等。有人这样评价朱自清,说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善于通过精确的观察,细腻地抒写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并且能表达得恰如其分,或淡或浓,味道极正而且醇厚。

## 习近平用典中的魏源《默觚》名言

熊焰



魏源,字默深。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于邵阳县金潭村(今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湾村),系魏氏迁湘始祖万一公的第十五世孙。他在金潭度过了童蒙及青少年时代,先后至邵阳县学、长沙岳麓书院及京城求学。嘉庆二十五年(1820),27岁时举家迁居江苏。道光五年始(1825),先后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江苏巡抚及两江总督陶澍等人的幕僚。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历官内阁中书,江苏东台、兴化知县,海州分司运判,高邮知州。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浙江杭州东园僧舍。他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改革家,一生勤于著述,撰著《海国图志》《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等四十种、近千万字的著作,开启近代中国经世致用和向西方学习的两次新风尚,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对后世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今天的改革开放,都产生过影响和借鉴作用。维新派领导之一及思想家梁启超说,其论实“实支配近百年来之人心”。魏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助推了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进程,直到今天仍熠熠发光。习近平总书记尤善用我国历代先贤的名言和历代经典书籍中的典故来阐释治国理政的方略。

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被陈放在习总书记的书柜中,列为习总书记常读常用书目之一。《魏源集》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收入《默觚》及其他短篇论著,《默觚》又分为《学篇》《治篇》两部分。“默”取自魏源的字“默深”之首字,“觚”是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简。这是魏源始撰于道光初年,成于道光十九年的一部读书札记,反映了魏源的哲学思想。近年来,习总书记曾九次引用《魏源集·默觚》中的名言,阐释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寓意精深。

《默觚下·治篇七》:“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长,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

《默觚下·治篇五》:“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讲话中首次引用。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引用。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发表演讲时第三次引用。

《默觚下·治篇八》:“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中引用。2015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发表的《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

展成果》一文中再次引用。

《默觚上·学篇三》:“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引用。

《默觚上·海国图志叙》:“师夷长技以制夷。”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人把眼光转向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

《默觚下·治篇九》:“人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

(作者系邵阳学院湖南省魏源及湘西文史研究基地研究员)

## ◆文本细读

## ◆读《红楼梦》

## 焦大为什么不爱林妹妹?

黄三畅



有功,甚至可以说没有焦大就没有贾府,但仍然是个奴仆,是个到老了也要当差的奴仆。林妹妹是个什么人?她身世显贵,从其曾祖父至父亲一代世袭列侯,其父林如海还出身探花,先后当过兰台寺大夫、巡盐御史,她又是贾母的宝贝外甥女儿。早些年有一句话,叫“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言外之意是,不同阶级的人是会产生爱慕的感情的。这种说法当然太绝对了,古往今来,阶级不同的人,爱得死去活来的多得很,多少侯门闺秀爱上平民子弟、多少财主家的千金爱上长工啊。

焦大之不爱林妹妹,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焦大是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最大的兴趣恐怕只是喝酒,喝醉了就发牢骚、骂人,高兴时充其量哼些俚曲或不成曲调的戏文。对什么“湿”呀(故意把诗说成“湿”,是王熙凤的发明)、书呀,即使是《西厢记》之类,肯定不感兴趣。倘若要他作诗,定然连王熙凤那样一句“一夜北风紧”也作不出的。而林黛玉喜欢读书、喜欢吟诗,文化素质确是很高的,但这在焦大看来还顶不得一壶酒。

其次,从情感上来说,焦大在跟随太爷宁国公贾演打仗的过程中,见过多少人成了他的刀下之鬼,自己也九死一生,他的心应该是“硬”的,他不会动不动就唉声叹气,就流泪。由此又可以推断,焦大对大自然的春荣秋衰也肯定不敏感,不关心,花开也好,花谢也好,叶绿也好,叶黄也好,关我屁事。

林妹妹则泪光点点,“态生两靥之愁”,有时别人一句玩笑话、一个根本不会是针对她来的动作,她的伤感神经都会被触动,泪腺也会被开启;看见薛宝钗在母亲面前撒娇,想起自己父母双亡,也黯然流涕……而对大自然的春荣秋衰,林妹妹也敏感得很,那首以“花开花落花满天”开头的《葬花词》,最能说明这一点。这也正是焦大看不惯的,他又何可能爱这样的人?

再次,从性格来看,自以为是贾府功臣的焦大,脾气来了天皇老子都不怕的,《红楼梦》第七回里的著名骂段“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就能说明这一点。林黛玉则是寄人篱下的人,做事总是谨小慎微,“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红楼梦》第三回)。除了在贾宝玉面前使使性子、在自己带来的丫头雪雁面前耍点态度,在一些有身份的丫头面前是不敢耍主人脾气的。对这样一种与自己性格迥异的人,焦大也不可能爱她。

《红楼梦》里没有描写焦大的外貌,但可以想象,焦大应是五大三粗的,身体素质也应该是不差的,食量应是很大的,也不讲究吃相。林黛玉是药罐子不离的,饮食也挑剔,某种对胃口的食物即使想多尝一点也不敢,作为一个寄人篱下者,怕招来白眼,也怕有失小姐身份;又是讲究吃相的,饭后喝茶,绝对要先漱口才喝。焦大如果爱这样的人,那真正是天下奇闻了。

鲁迅杂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有这样的话:“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这应该是一定的。林妹妹那么漂亮,连惯惯了美女的薛蟠“忽一眼瞥见了”“风流婉转”的她,也“已酥倒在那里”。焦大为什么不爱呢?

焦大是贾府的奴仆,虽然他对贾府